公共图书馆儿童早期阅读推广策略研究

寇东琳（福建农林大学图书馆 福州 350002）

摘 要 在推进全民阅读的背景下，公共图书馆成为阅读推广的重要阵地。本文以公共图书馆儿童早期阅读推广服务为研究对象，分析国内外图书馆儿童早期阅读推广的现状、差距和推广策略，以期对促进我国儿童早期阅读推广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 早期阅读 公共图书馆 阅读推广 策略研究

阅读是知识传播的介质，一个国家国民阅读水平的状况，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未来。早期阅读在国民阅读中具有重要意义。早期阅读是指6岁之前儿童的阅读行为，阅读对于这个时期的儿童来说，并不只是简单的看书，翻看图书、听有声读物、成人口述、自己复述、发表对故事的见解等都属于早期阅读的范畴，它是一个融合观察、听读、记忆、思维、表达等多种感知于一体的行为过程。阅读习惯的培养从幼儿抓起是十分必要的，有研究表明，幼儿阅读兴趣培养的最佳时段是0—3岁，而3—6岁则是提升幼儿阅读能力的关键时期。通过阅读，孩子不仅可以提高词汇量和语言表达能力，还能够发现自己的兴趣，激发学习热情，有助于儿童的个性塑造和社会行为的形成。为不同认知发展阶段的儿童提供合适的读物和阅读环境，配合有效的阅读方式，是培养儿童早期阅读兴趣的重要途径。

综观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在不遗余力地开展儿童阅读推广活动。1992年英国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阅读推广计划“阅读起跑线”，致力于为学前儿童提供阅读指导服务[1]；同样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暑期阅读计划”是美国历史上民众参与度最高的阅读活动；意大利的“生而为读”计划也是国际上实施较早的国家性阅读推广计划。[2]在2019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倡导全民阅读，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再一次被列入国家《政府工作报告》中，提高全民阅读水平已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也是中华民族走向文化自觉、文化自省的重要体现。早期阅读作为全民阅读的开端，需要全社会的力量去支持与协助。

1 我国儿童早期阅读推广存在的问题

1.1 儿童早期阅读推广体系不健全

一直以来，面向婴幼儿开展的早期阅读教育仅被视为学前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父母、教师、辅助教育机构等为早期阅读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而公共图书馆的阅读服务对象以学龄儿童和成人群体为主，鲜少公共图书馆会单独设立低龄幼儿阅读区，即使设置低幼阅读区，由于宣传不足，低幼阅读区相较其他阅读区的利用率也是常年居于低位。我国幼儿在3岁之前的阅读行为大多是在家庭中进行，由于缺少专业的图书选择指导，许多家长只能盲目购买一些绘本，但能否满足儿童不同时期的阅读需求却无从得知。且家长对儿童阅读的重视程度以及自身的文化程度都将直接影响儿童的阅读效果。还有些家庭会选择早教机构的教育方式，但早教机构以盈利为目的，消费标准较高，且各个机构的服务水平参差不齐，“阅读”也不是早教机构的主要服务项目，因此，要提高幼儿的阅读水平，早教机构并不是最好的选择。3—6岁学龄期儿童的主要学习时间在幼儿园，日常学习活动中也有阅读绘本的环节，但受限于空间环境，阅读形式主要是老师口述绘本，幼儿仅通过耳朵听，眼睛却无法看到绘本内容，这种学习方式往往效果不佳。仅以家庭、学校、早教机构为单位进行小范围的阅读推广，并不足以在社会上形成足够的影响力和推动力。不健全的儿童早期阅读推广体系会导致早期阅读推广成

效的地域性差异越来越明显，也会造成儿童阅读能力的两极化发展，这对实现少儿总体阅读水平的提升十分不利。

1.2 儿童早期阅读推广缺少有力的法规保障

当今许多发达国家将儿童早期阅读视为一项战略工程来推进，制定相关法律是规范和推进儿童早期阅读工作的有力保障。作为世界公认的教育强国，俄罗斯非常重视儿童的早期阅读推广，具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指导儿童图书馆的日常工作。俄罗斯政府于2006年颁布《国家支持与发展阅读纲要》，在重点发展项目中明确包括儿童阅读推广工作。2009年发布并实施的《俄罗斯儿童图书馆指南》是一部量化儿童图书馆资源分配和服务质量的具体实施纲要，共分为前言、总则、儿童图书馆用户、网络、设置、服务、工作指标、资源、社会关系、相关法律规范等10项内容。[3]此外，日本、美国、英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很早就通过立法形式明确儿童阅读推广工作的各项举措。以日本为例，1950年日本制定并实施《学校图书馆法》，成立学校图书馆协会、少儿图书馆研究会等社会组织，为儿童阅读推广工作提供法律保障。

近年来，国内部分地方政府、图书馆以及非盈利机构组织也开展了儿童早期阅读计划推广工作，例如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60多个机构和幼儿园发起的“婴幼儿早期阅读计划”、爱阅公益基金会发起的“阅芽计划”、湖畔魔豆公益基金会联合“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和国家卫健委干部培训中心共同发起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中的“养育未来”项目等。[4]但由于缺乏具有法定约束力的正式法律规定，我国的阅读推广活动多处于建议和推动阶段，还有一些活动流于形式，呈现出逐利性和短期性效应。

1.3 公共资源有限，城乡阅读氛围差异明显

当前，我国能提供儿童早期阅读服务的主要机构有各级公共图书馆、少儿图书馆、社区图书馆、学校、书店、早教机构等。公共图书馆作为推动我国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书店、早教机构等盈利性机构，具有公开性和普惠性。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共设有3176个公共图书馆，其中单独建制的少儿图书馆仅有122个；图书出版种数达519,250种，儿童读物出版种数仅有42,441种，占总出版物种数的8.2%；公共图书馆的总藏量共96,953万册件，少儿图书馆总藏量4369万册件，占比4.5%[5]。与其他国家相比，俄罗斯设有独立建制的儿童图书馆多达4500多所，儿童文献总量占到公共图书馆总藏量的30%—50%。[6]日本、美国也极为重视儿童的早期阅读，2005年日本提供少儿服务的公共图书馆就有2162家，美国少儿图书馆更是遍布全国各地。由此可见，不管是图书馆硬件设施建设，还是出版物数量、馆藏总量这些软实力建设，我国的少儿阅读服务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极大差距。2019年4月16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图书阅读率为68.1%，纸质图书平均阅读量为5.6本；农村居民的图书阅读率为49%，纸质图书平均阅读量为3.64本。我国城镇居民相比于农村居民，阅读率和阅读量都更高，阅读氛围在城乡地域之间呈现不平衡发展。

2 公共图书馆开展儿童早期阅读服务的推广策略

为了更好地推广儿童早期阅读服务，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先后颁布3部服务于未成年读者的专业图书馆服务指南。其中，《婴幼儿图书馆服务指南》是专门指导公共图书馆为0—3岁婴幼儿群体服务制定的标准，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婴幼儿服务的目标使命、群体、内容、宣传、人力资源、资金等方面要求；《儿童图书馆服务发展指南》指出：“在支持儿童阅读和为儿童提供阅读资料的工作中，图书馆承担着重要责任。”[7]公共图书馆作为推动儿童早期阅读中心阵地，为儿童提供平等、优质的阅读服务义不容辞。

2.1 完善阅读推广体系与角色分工

一个较为完善的阅读推广项目需要不同分工的角色参与，明确目标，分工清晰，才能促使活动有序开展。像英国的“夏季阅读挑战”活动就带给我们许多关于阅读推广角色定位方面的启示。

该活动的发起者是英国阅读社，主要负责组织策划，设置活动方案框架，对推广团队进行培训考核，设计获奖证书及奖牌等。[8]但是具体的阅读活动并不是由他们组织，而是由各个地方少儿图书馆承办，具体活动包括前期到学校、社区进行宣讲，招募志愿者，中期阅读活动的具体安排和组织，以及活动结束后的测评和反馈信息的收集。

在对早期阅读推广体系中公共图书馆的定位和职责充分认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笔者认为国家图书馆可设立“儿童早期阅读推广国家中心”，地方各级公共图书馆作为“儿童早期阅读推广地方中心”，以政府为后盾，将家庭、社区、文教、公益等社会力量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建立儿童早期阅读推广的良性循环生态圈。国家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服务角色应该定位在阅读推广指导层面，相应的职责可概况为：儿童早期阅读的图书馆服务条例、细则的制定和修改；分级阅读标准的制定与书目的选择；全国公共图书馆早期阅读推广服务团队的官方培训及考核；国家级阅读推广计划的制定与推行；偏远地区及特殊儿童群体阅读推广计划的制定推行；和政府、出版商、企业、儿童组织、基金会、广播媒体等保持良好的沟通等。而地方公共图书馆、地方少儿图书馆等应定位在具体执行推广单位，职责包括：国家级阅读推广计划的具体实施、偏远地区及特殊儿童群体阅读推广计划的具体实施、阅读推广人员地方性培训考核等，具体推广活动的实施方案应根据当地情况和儿童阅读水平进行调整安排。

2.2 推行儿童分级阅读模式

分级阅读的概念起源于19世纪中后期的英、美等发达国家。他们通过对儿童的心理、生理、认知水平概况进行深入研究，最终制定了儿童图书分级阅读模式，将儿童分成3个分级阅读阶段，以引导儿童从依赖性阅读发展为自主性阅读，使儿童成为阅读的主体。随后，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相继展开儿童分级阅读模式推广活动。2009年我国南方分级阅读研究中心发布《儿童青少年分级阅读内容选择标准》，意味着我国迈入儿童图书分级阅读的行列。2011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则对推动少儿图书出版分级制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为各年龄段少儿提供适宜的阅读指导，进一步说明我国的少儿出版物分级工作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9]

公共图书馆是实施阅读推广活动的主要场所，公共图书馆实行儿童分级阅读模式对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分级阅读按照各个年龄阶段少儿的心理以及认知发展情况，对儿童读者和儿童读物进行分类。基于这种简单明了、科学有效的划分方式，广大小读者和家长可以根据儿童的年龄和需要来进行书籍的选择。图书馆推行分级阅读模式不仅方便了家长，而且有利于图书分级管理与指导。

图书馆儿童分级阅读模式的推广，对图书馆员也有相应的要求。他们不仅要了解儿童文学，还要掌握儿童的一切特点，应当是具有儿童文学、儿童教育心理学、儿童出版知识功底的复合型人才。[10]设计合理的分级阅读场所对于开展分级阅读来说也是必要的，可以将不同年龄层的读者区分开来，以满足具有读者共性的需求。例如低龄幼童阅读区的设计，由于幼龄儿童大多由家长陪同参与阅读，语言互动较多，阅读区可以设立若干独立的读书亭，以降低声音的干扰；洗手间的设计也可设计成方便幼童如厕、洗手的儿童马桶和儿童盥洗池。

2.3 结合目标群体特点选择推广方式

瑞士心理学家Piaget在其“认知发展理论”中提出，个体的认知水平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主要依靠“同化”和“顺应”两个本能的循环重复来完成。[11]认知发展不同阶段的儿童对于阅读有着不同的关注点和喜好，认知能力的差异也会直接影响阅读行为的外在表现，图书馆应当有差别地选择适宜不同目标群体的阅读推广方式。

2.3.1 婴幼儿阶段（约0—2岁）。该阶段幼儿的思维是伴随着实际行动进行的，例如通过触摸、抓起、堆叠、敲打等动作感知物体的触感、大小、形状。一旦动作停止，感知和思维也随即终止，因此婴幼儿时常表现出注意力持续时间短、易分

散的特点。针对这个情况，采用“故事妈妈”的活动形式，以女性独有的柔和声线，引发0—2岁婴幼儿对说话声音的认同感。在儿童读物的选择上，可选择色彩明亮鲜艳的读物，来达到获取婴幼儿注意力的目的。该阶段幼儿的阅读推广多采用亲子阅读模式，一方面，图书馆能够在儿童读物的选择、亲子阅读方式上给予家长指导，避免阅读误区；另一方面，家长和孩子之间培养起阅读的亲密感和仪式感，有助于对家庭阅读氛围的塑造和阅读习惯的养成。

2.3.2 学前阶段的儿童（约2—7岁）。该阶段儿童具有独特的认知发展特点：首先，他们会表现出泛灵心理，常常将意识形态延伸到外部事物上，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有生命、有意识的东西[12]；其次，语言系统逐步完善，有研究表明，0—6岁是儿童语言系统发展的特殊时期，0—3岁是词汇的积累期，4—5岁可以独立地复述故事，5—6岁就能够清楚、系统、有感情地表达；最后，表现出自我中心状态，需要获取他人的共情，认为别人的想法、情绪和自己应该是相同的。图书馆可在阅读推广活动中设置一些互动环节，鼓励儿童积极参与，使孩子在收获快乐的同时认知也得到发展。例如借助“布偶剧场”活灵活现的舞台方式，将生活常识、道德品行等元素融合到故事中，从而影响孩子行为、性格的塑造；通过“讲故事我最棒”的表演形式，鼓励孩子勇于表现，锻炼肢体、语言的表达能力；“电影丛书”的环节则是从影视化的视角带领孩子身临其境地走进书本，多感官领略文学的魅力，开阔眼界，激发孩子们的艺术热情。

3 结语

儿童阅读兴趣的培养和阅读能力的提升，不仅仅是家庭、学校的一项任务，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更是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已有针对学龄前儿童的阅读推广项目，但各推广机构多各行其道，品牌影响范围小。因此，通过建立全国儿童早期阅读推广体系来进一步建立适用于我国的阅读推广效果评估体系，将是儿童早期阅读推广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戴艳清,郑燃.少儿图书馆员阅读指导知识储备调查及提升策略研究[J].图书馆,2012(3):52-55.

[2]徐晓冬.意大利“生而为读”早期婴幼儿阅读推广计划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6(7):105-109.

[3]通拉嘎.《俄罗斯儿童图书馆指南》解读[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9(4):12-17.

[4]李文.全面推动早期阅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J].新阅读,2019(6):15-18.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EB/OL].[2019-10-20].http://www.stats.gov.cn/tjsj/.

[6]王璠.福建少年儿童图书馆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5.

[7]许尧尧.基于儿童认知发展特点的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设计与实践[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4,24(17):14-16.

[8]石继华.国外阅读推广的品牌化运作及启示[J].图书情报工作,2015,59(2):56-60.

[9]任晴.公共图书馆开展儿童分级阅读的实施设想[J].图书馆建设,2013(4):20-22.

[10]王晔.英美两国儿童分级阅读对我国的启示[J].现代情报,2013,33(12):95-98.

[11]杨丽,黄丽霞.基于认知发展理论的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研究[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9(4):35-39.

[12]刘瑞芳,张雪峰.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与儿童阅读推广工作[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8,38(6):6-8.

寇东琳 女，福建农林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

（收稿日期：2020-01-28。刘娉婷编发。）